

# 現代孔明 白崇禧 (二)

## ● 王尚寬

### 身先士卒指揮若定

北伐行動發動後，蔣介石總司令任白崇禧為總司令部參謀長，隨蔣介石西攻武昌，白崇禧在前線指揮，將領們紛紛打電話要彈藥補給，白答復：「缺乏子彈只有端刺刀衝鋒，革命軍之補給靠前方，不能靠後方。何況打下武漢，漢陽兵工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以此鼓舞士氣。東征隨蔣介石攻南昌時，久攻不下，敵入外援既至，蔣介石甚急，其實白氏早已預備了退路，在市郊生米街準備了船隻、浮橋供撤退部隊之用。隨後，蔣介石命令白崇禧為追擊司令，率三個師一個旅追擊鄭俊陔三支敗軍。鄭俊陔隻身而逃，下轄之三個軍乃派一軍使向白氏投降。白崇禧由軍使陪同，親至敵陣地視察，敵方三個軍長王良田、李彥青、楊庚和不勝驚訝，僅要求不繳他們的槍械。白崇禧准許三人攜帶少量槍支由南潯路回至孫傳芳處。白崇禧率此三個軍行至九江，打電報至廬山向蔣介石報告處理經過。蔣介石不贊成，要他把三

個軍長捕捉送至漢口政治部，讓鄧演達於三個軍長中任挑選兩個槍斃，以報復孫傳芳曾槍斃蔣介石的諜報人員之仇。白崇禧立即謁見蔣介石申述：「革命軍以收攬人心為目的，務使敵人感恩懷德。」蔣介石不以為然，鄧演達奉命槍斃了王良田、楊庚和。多年後，李彥青遇見白崇禧，仍然下跪謝恩。

攻占江西之後，白崇禧籌劃略取上海、南京。十六年一月底，蔣介石在南昌總部東花廳對白崇禧說：「第一軍在浙贛線上作戰不利，並不是兵力不夠，而是指揮不當，我們兩人必須有一個到前線指揮。你以為如何？」白崇禧知道蔣介石實際要他去，而表示不強加於人，便表示說：「統帥怎好去指揮局部戰事，還是我去吧！」於是白崇禧調任東路軍總指揮部前敵總指揮（蔣介石為總指揮）。李宗仁聞之願拔四團人給白崇禧做基本隊伍。白崇禧認為力量合則堅強，散則脆弱，只求選三百人作為衛隊營。出發前，接悉其妻馬佩璋將由武昌動身赴南昌。待其夫人抵達南昌時白崇禧已出發，蔣介石致電

給他：「兄出發之次日，嫂夫人即前來。夫婦不能相見，此中正之過也。」白崇禧至浙江常山途中為虛張聲勢，沿途不停往常山拍電，以示大軍不日到達，還下令常山縣政府封兩萬人的船以備軍用。到達常山後，又故意在白天把部隊由江左調至右岸，使孟昭月之諜報人員以為其重點在右岸。孟昭月部果然向右岸移動。待敵移至右岸時，白崇禧則將右岸隊伍夜間秘密調回左岸，連夜強行軍襲擊孟昭月之總部新登。孟昭月敗退杭州。白氏令在新登俘虜的孟昭月之副官持其名片見孟昭月，孟昭月知杭州難守又撤至上海。

白崇禧率第一師師長薛岳攻往上海，進攻前第一路軍總司令開敵前軍事會議，蘇俄顧問蔡巴諾夫主張用少數兵力守杭州，主力繞長興、宜興，出常州、蘇州，切斷京滬鐵路。白氏則認為可用一部分兵力沿滬杭鐵路前進，俄顧問反對，何應欽難下決斷，宣佈休會溝通。白氏面報何應欽說：「我知道淞江之障礙，已令鐵路局準備鐵篷車，前端裝置俄制七六二山野炮。若鐵篷車能抑制敵橋

頭堡之機槍陣地，工兵即可破壞鐵路網，我軍前進無問題。」何應欽聽到如此部署，始同意白崇禧的意見。白崇禧決定十九日攻淞江。白崇禧自率第一、二十六軍沿滬杭鐵路前進，並由炮兵營長陪同坐着鐵篷車親至前方督戰。此時孫傳芳的北洋殘軍，死灰復燃，捲土重來，由蚌埠，宿遷渡江向南，攻佔棲霞山，切斷滬寧鐵路，白崇禧乘鐵甲車領導攻擊，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二師師長涂世宗率部反復衝殺，卒將直魯聯軍擊潰，一蹶不能復振。涂師長有詩一首記之：

妖魔十萬覆長江，殘賊殘民終自亡。寄語孫郎休坐大，江南秋草為君黃。

三月二十二日白崇禧所率的一個軍和一個師到達龍華，一陣衝鋒，擊潰直系上海守將畢庶澄，畢軍投降，上海始告全部佔領。

占領上海後，白崇禧任上海警備司令，他規定所屬不准帶便衣。因為攜帶便衣既增加行軍負荷，激戰時官兵又易換便服逃亡。然而租界政府也有特別規定，攜槍軍人入租界一律扣留。白部因之被租界逮捕者不少，白崇禧再三交涉無效，乃下令凡外籍人士入中國地區者一律扣留，作為報復。租界當局不得已，允許着軍裝不攜槍者可入租界。杜月笙至龍華求見白崇禧，白不接見。有人勸白崇禧說：「杜月笙曾捐獻大洋四萬八千元，對革命有功，言下之意希望白崇禧給杜月笙一官半職。白崇禧說，名氣不可以濫假，官職豈可隨便送人。」

### 清黨除共屢出奇計

民國十六年四月，蔣介石乘軍艦自九江抵上海召見白崇禧，告知決定清黨，問白氏需要多少部隊，白崇禧答稱「只要調出薛岳的第一師，留下劉峙的第二師及周鳳岐的第二十六軍就夠了。」蔣介石又問白崇禧需要多少時間，白崇禧說：「約三天時間，最多不會超過一個星期。」四月八日白崇禧展開行動，先查封上海革命軍總司令部，逮捕了十九名有共黨嫌疑的政工人員。繼而於九日宣佈上海戒嚴，運用裡應外合的策略，把上海武裝工人糾察隊繳械，殺死了數十名企圖反對的共黨工人。接著肅清藏在各階層的共黨份子，立下清黨第一功，獲蔣介石嘉許。

### 寧漢事件策動反蔣

不過，由於桂系在北伐及清黨中立下汗馬功勞，逐漸高傲自大，不全聽命於中央，使蔣介石十分不悅，曾令何應欽執行剿滅桂系的計劃，因當時桂系的力量和中央不相上下，加之白崇禧與何應欽的關係良好，故而没有翻臉。但是桂系後來知道蔣介石的此一心意之後，遂結合各方反蔣勢力，圖趕蔣介石下台。何應欽遲未執行蔣介石的指示，亦被疑為何白聯合抗蔣。當蔣介石以徐州失守處決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後，白崇禧更決心反蔣。於是當蔣介石命令白氏出兵武漢時，他公開頂撞，拒絕執行命令。蔣介石深深的感

受「桂系」的威脅，決定辭職下野。這就是寧漢分裂及蔣介石的第一次下野。寧漢分裂是因汪精衛受俄顧問鮑羅廷的唆使掀起來的，當時汪精衛管黨，認為蔣介石軍權在握，尾大不掉，黨指揮不了軍，欲迫蔣介石總司令下野，交出兵權。汪精衛爲了個人權力慾，以莫須有的罪名，迫蔣去職。在武漢總司令部內，吳稚暉力主蔣介石留任，白、何一言不發。但是當蔣介石表示「需要休息一下」時，白崇禧馬上贊成、何應欽支持、李烈鈞同意。蔣介石乃離武漢，欲回南京，但此時反蔣的第六軍軍長程潛在南京，共黨份子林祖涵任第六軍政治部主任，且游說湘軍（即第六軍）反蔣。蔣介石不敢東歸，進退失據，單槍匹馬到了上海。後來由上海駐守的第一師師長薛岳護送入京。汪精衛突又由反蔣一變爲擁蔣，寧漢分而復合，國民黨四中全會順利在南京舉行。

白崇禧等人本想把蔣介石逼下台後，由桂系拉出幾位國民黨頭面人物來充當門面，自己獨攬大權。但南京的班底仍是蔣介石的人馬。白崇禧將蔣介石的把兄弟黃郛之上海市長撤掉，換上白崇禧自己的參謀長張定璠，然而白崇禧向上海各商業團體聯名請願要求民治卿還操縱上海各商業團體聯名請願要求民選市長，以示相抗。八月十二日蔣介石下野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改組爲軍事委員會，以白崇禧、李宗仁、何應欽等人爲常務委員。孫傳芳搜集殘部六萬人乘蔣介石下野之

際向南京反撲。十七日占領浦口，向南京隔岸炮擊。爲了擺脫困境，桂系請求武漢的唐生智停止「東征」，共同打擊孫傳芳。二十五日，武漢政府宣布遷都南京，寧漢正式合流。

八月二十六日，孫傳芳的軍隊渡江成功，在龍潭一帶集中，白崇禧從上海籌款回南京行至無錫車站，獲悉鐵路已被孫傳芳部隊破壞。白崇禧在無錫就地用車上電話指揮滬杭一帶第一路軍之第二、三師及第十四軍，與李宗仁、何應欽部包圍孫傳芳部，激戰六天六夜，全殲孫傳芳部六萬餘人。爲此，行政院長譚延闓設宴慰勞作戰將領時，席間特寫一對聯送給白崇禧：「指揮能事回天地，學語小兒知姓名」。

九月十一日，白崇禧從南京去蕪湖，邀請唐生智赴上海參加寧、滬（西山會議派）、漢三方面代表會商討黨內團結，成立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職權。唐生智不但拒絕白崇禧所請，反將原屬南京方面的「決川」、「楚肖」兩艦劫持而去，高傲之態使白崇禧瞠目結舌。

十月，南京當局任白崇禧爲前敵總指揮，李宗仁爲總司令，出兵討伐唐生智。十一月初，白崇禧部攻占武漢。十一月十一日，唐生智通電下野。

十七年一月初，白崇禧在武漢制訂征湘計劃，以肅清唐生智舊部。征湘軍以白崇禧指揮的第三路軍和程潛指揮的第四路軍組成

，一月十五日出兵，二十五日進到長沙。此時，蔣介石已復職，電白崇禧要他盡速西征，以便準備參加北伐。白崇禧一面作追擊部署，一面派張震歐參議爲代表，帶親筆函找李品仙，說：「你們不要跑了，還是言歸於好，共同開創另一番事業吧！李品仙、廖磊、葉琪都是白崇禧的廣西同鄉，又是保定軍校的同學，欣然接受改編，李品仙部改爲第八軍，葉琪爲第十二軍，廖磊爲第三十六軍。三個軍將由白崇禧帶到湖北參加北伐。

桂系和程潛聯合倒唐只是互相利用，桂系本想獨占兩湖，所以程潛回湘時白崇禧也跟了進去，以分程潛勢力。以兩湖兵力，勢必要成立第四集團軍，誰當總司令？蔣介石決定利用桂系勢力先搞掉程潛，於是蔣介石宣布李宗仁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程潛不滿，李宗仁不敢上任。五月十九日，李宗仁通知程潛、白崇禧到武漢開會，將程潛扣押，蔣介石隨即免除程潛本兼各職。聽候查辦。就此，以犧牲程潛爲條件，取得桂系合作。白崇禧就任第四集團軍總指揮，隨軍北伐。

五月二十日，白崇禧應邀從武漢到鄭州見蔣介石及馮玉祥，商討進軍京津的作戰計劃，白崇禧按計劃統率李品仙、葉琪、廖磊三個軍很快北上至河南新鄉。此時張學良襲擊閻錫山第三集團軍，白崇禧令葉琪部馳援，使閻錫山轉危爲安。閻錫山非常高興，對白崇禧說：「你來了勝過十萬雄兵。」奉軍

偵察發現白崇禧有百餘列車兵力源源開進，於是張作霖五月三十日在保定軍事會議上決定退出北京。六月一日，蔣介石決定把接受京津的任務交給閻錫山，引起馮玉祥不快。白崇禧部是最後加入對奉作戰的，兵力最少，不敢與閻錫山公開爭奪京、津。他於是改變手法，極力討好閻錫山，閻錫山以白崇禧曾在危急中救援過自己一把，特約定白崇禧聯袂於六月十一日進入北京。天津《大公報》在六月十四日發表社論說：「桂晉兩軍隊之打到北京，乃中國歷史上破天荒之事。」白崇禧看到這樣的報導，感到非常得意。

七月九日，蔣介石邀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到北京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大典。天津《大公報》以崇敬孫中山的詞句宣導「蔣馮閻李白」諸將帥。白崇禧那時只有三十三歲，他的名字便與蔣馮閻李等視齊觀。

### 裁軍方案與衆不同

北伐成功以後，白崇禧建議中央，爲維護治安，全國十八行省擴大訓練警察，確保地方秩序。再把所有的國防軍分別開往西北、東北，屯墾防邊，充實北方國防以阻止蘇俄侵略蒙疆，扼止日本進窺東北之野心，白崇禧本人自告奮勇，願率軍遠戍新疆，團結西北同胞，共謀復興中華。可惜他的這一獻策，未被採納。十八年舉行裁軍編遣會議，四個集團軍內訌，釀成中原大戰。

在第一次裁軍會議上，白崇禧聽到蔣介石的裁軍方案後大吃一驚，認為這是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重演，必釀巨禍。白崇禧反對裁軍，主張以實邊計劃代替，八月三十日，蔣介石在南京電白崇禧進兵灤河，肅清關內直魯軍。白崇禧在出發前寫了一個動議，請李濟琛在編遣會議上提出。動議要點：「北伐結束，建設開始，裁兵善後，實為要圖，但若處置不當，則糾紛立起。蓋聞『裁兵不難裁將難』，古往今來，無不如此，歷史教訓，足資殷鑒。」「今建議分全國為若干軍區，由中央直接指揮，軍餉由中央發放，軍是戰略單位，每軍轄三個師，是則中央既不失監督之權，而各軍區亦樂在中央指揮之下從事發展邊區」。「上述動議不重裁兵而重實邊，此與孫中山總理之兵工政策精神，實無二致。讓各部隊從事開發工作，既可減少國家財政之負擔，又可安置北伐之有功將領，是舉一數善也」。但蔣介石未接受。

十八年底，白崇禧獲悉中央從江西運武器裝備補充湖南魯滌平部隊，認為武漢易四面受敵，令武漢衛戍司令兼第十九軍軍長胡宗鐸把握時機，放棄湖北，撤至湖南緊靠兩廣後方。胡宗鐸捨不得放棄湖北地盤，又想先發制人，於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李宗仁、白崇禧不在武漢的情況下，擅自撤了魯滌平湖南主席一職，派夏威、葉琪所部入湘解決魯滌平部，魯滌平措手不及，逃往南京。蔣介石派唐生智到天津，運動李品仙所部。

三月二十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二十一日，宣布討伐白崇禧。一時到處張貼「打倒白崇禧」、「歡迎唐生智總司令東山再起」等標語。白崇禧在河北軍中不能立足，化裝由塘沽搭日輪逃走，說也湊巧，這艘日輪剛剛把唐生智由上海運來，又把白崇禧運走了，蔣介石獲悉後急電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着即派一快輪到吳淞口外截留，解京究辦」。熊式輝的秘書王又庸密告李宗仁，李宗仁求許崇智，許崇智又致電日本關東軍司令宇都宮派軍用快輪在白崇禧到達吳淞口前接往日本。三月二十九日，白崇禧又從日本抵香港，三十日前往梧州。在「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號煽動下，白崇禧部完全回到唐生智的掌握中。三月二十六日，蔣介石撤銷白崇禧本兼各職；二十七日將他開除出國民黨。白崇禧和李宗仁、黃紹竑為爭取主動，在梧州打起「護黨救國」的旗號，由白、黃率兵分兩路向廣東進攻，五月二十一日，粵、桂在廣東白泥進行血戰，桂軍失敗，退回廣西。六月二日，白崇禧、黃紹竑由廣西南端的龍州敗逃越南轉往香港。臨走時，白崇禧對部下說：「我現在不得不離開，你們只好接受改編，無論用什麼法子祇要把力量保持住都是好的。保全實力，等待時局變遷，以後還有機會，望多多忍耐。」

在第二次全國編遣會議後，蔣介石與各實力派矛盾日益尖銳。十一月，白崇禧等桂系首領回廣西，與被蔣介石編遣掉的張發奎

聯合通電擁汪精衛反蔣介石。十九年一月，舉兵攻打廣州，蔣介石派何應欽入粵與陳濟棠聯合將張發奎等擊敗。

三月中旬，白崇禧、李宗仁、黃紹竑、張發奎、胡宗鐸五人聯名通電，推崇馮玉祥和閻錫山領導反蔣。五月，決定進兵湖南。六月八日，白崇禧以前敵總指揮身分令第十四、十五及第七軍向湖南出擊，占領長沙、岳陽。由於馮玉祥停止繼續南下武漢，陳濟棠得機從南面斷了桂張軍的歸路，蔣介石調集了九艘軍艦入洞庭湖參戰，桂軍及張發奎軍在突圍中損失慘重。撤回廣西後，從此一蹶不振。黃紹竑因反對繼續內戰，乃與桂系分裂。白崇禧遂取代了黃紹竑的地位，成了桂系僅次於李宗仁的第二號人物。

二十年五月二十日，白崇禧偕張發奎到廣州向陳濟棠建議爭取汪精衛，與蔣介石的中央分庭對抗。二十一日，兩人又去香港做汪精衛的工作。五月二十八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誕生。粵桂聯軍於九月初進入湘南向國民政府挑戰，「九·一八事變」後，在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呼聲中，寧粵議和。十月十九日，國民黨中央黨委會作出決定，自二屆四中全會以來，因政治問題而開除黨籍者一律恢復黨籍。十一月，白崇禧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民國二十一年四月，白崇禧任廣西綏靖副主任（李宗仁為主任），提出「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作為建設廣西的綱領。他說，「三自政策

就是自衛、自治、自給，是根據三民主義定出來的。以為要能自衛，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權才能實行；要能自給，民生問題才能解決」。所謂「三寓政策」就是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征於募。其中心環節是建立民團，白崇禧任民團總司令。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六月頒布兵役法，規定十八至四十五歲精壯男子須強制服役，未應征服役者，需入民團服役，村長兼任民團連長，營長、縱隊長由鄉長、區長兼任；每縣有民團指揮部，縣長任指揮官；地區建立約十二個師指揮部，由不擔任文職的現役軍人負責。師指揮部全由白崇禧統一指揮，民團每人每年必須在業餘時間進行一百八十小時的基礎軍事訓練。白崇禧設想使廣西每一名成年壯丁都成為經過訓練的士兵，遇有緊急情況，就可以在一夜之間經過有線廣播網，動員起一支人數眾多的部隊。民團組織又與省的教育制度相結合，民團大多數下級指揮員不領軍餉，而在小學充當教師謀生，因此民團任職人要身兼三職——行政人員、民團指揮員和教師，時稱「三位一體」。而且在大規模的公共建設中，民團指揮員又是義務勞動制度的指導者和工頭。在白崇禧的主持下，民團制度把廣西變成了一個能防範犯罪活動的軍事政治組織。這些成就，使白崇禧成為有名的行政官員和群眾組織者。

### 奉命剿共網開一面

民國二十二年夏天，蔣介石督促白崇禧派一個師歸余漢謀指揮參加第五次圍剿中共。白崇禧指派第四十四師王贊斌率莫德宏、周元兩個團參加。在出發前白崇禧告誡說：「廣西地瘠民貧，養不起兵，現在派你們兩個團去圍剿，必須換回四個團的經費補給來，同時你們也不能損傷一個兵，一支槍，這主要是原則。」後來，廣西部隊參加「圍剿」的兵力增加到四個團，防守地區擴大到安遠、龍南、黔南、定南一帶。二十三年八月間，白崇禧接到蔣介石電報，判斷中共蘇區紅軍有突圍模樣，同時又接到桂軍在上海秘密電台的情報，說蔣「圍剿」時有意網開一面，壓迫紅軍向西南轉移。白崇禧急電在廣州的李宗仁回南寧共商對策。白崇禧對紅軍的動向，判斷有三種可能：一深入廣西腹地的動向，二直驅貴州建立根據地；三經貴州攻四川。他認為第三種可能性最大，第二種可能次之。根據這判斷，白崇禧認為防蔣比防共更為重要。為此，白崇禧親自到安遠指示機宜，準備把部隊開回廣西興安灌陽一帶，並連電蔣介石說：「如為阻擋共軍通過湘桂邊境，廣西部隊願獨任其事，但必須先令王贊斌師歸還建制，否則兵力單薄，難以抵禦。」

九月間，蔣介石復電照准，但規定必須在灌陽至全縣間占領陣地，不使共軍通過湘桂邊境，隨派飛機將兩個軍三個月經費，及堵剿計劃，密電本等，送至武鳴，白崇禧復電「遵命辦理」。隨後，白崇禧在全州召開會

議，確立了「對紅軍只宜側擊、追擊，不宜堵擊」的作戰思想。一月下旬，紅軍開始突破湘粵邊境，白崇禧繼續向蔣介石索要武器彈藥外，將所有的兩個軍調集到湘桂邊境，以第十五軍夏威部在灌陽、全縣之線占領陣地，以第七軍主力控制於恭城、興安一帶，第四集團軍指揮所進至桂林。一面動員民團準備參加戰鬥，一面出動空軍偵察紅軍行踪，並同蔣介石的飛機聯絡為名，偵察其行動。

根據飛機偵察白崇禧得悉中央追兵以大包圍形勢與共軍保持兩日行程，已達七日以上，同時潛伏在上海的王建平（白崇禧保定同期同學，已混入蔣介石的中央機要部門）密電報稱：「蔣介石採取政學系楊永泰一舉除三害的毒計：即壓迫紅軍由龍虎關兩側地區流竄平樂、昭平、蒼梧，更以主力向東驅其進入廣東新會、陽春地區，或者沿羅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島，預計兩廣兵力不足應付，自不能抗拒蔣軍的大舉進入，如此一舉而三害除，消滅蔣的心腹大患。」白崇禧得此情報後，對部屬說：「我們幾乎上了大當。」隨即趕到龍虎關，重新調整部署：灌陽至永安關只留少數兵力，全縣完全開放，第七軍集結恭城機動使用，並迅速下達了轉移大軍於龍關的命令。當有人提出：「萬一共軍由灌陽、全縣突入怎辦？」白崇禧憤然說：「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無匪無我，我為什麼頂着濕鍋蓋為他

(二) 現代理孔明崇禧

造機會？不如留着朱毛，我們還有發展機會，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進入平樂、梧州，犧牲我全省的精華。」共軍全軍旋即輕而易舉地越過湘桂邊境的灌陽、永安關，沿桂北直趨貴州，白崇禧一俟共軍主力通過後，即以主力由龍虎關突至灌陽的新圩，俘獲共軍的一些掉隊傷病員及群眾；同時，將侵入桂境的萬耀煌師和周渾元師的各一部繳械，所以不同者，對共軍的傷病員都解送中央報功，而萬耀煌周渾元兩師的被繳械者則退還武器，護送出邊界。

白崇禧此舉使蔣介石憤怒，蔣介石急電責問：「共匪勢窮力竭，行將就殲，貴部違令開放通過黔川要道，無異縱虎歸山；數年努力，功敗垂成。設竟因此而死灰復燃，永為黨國禍害，甚至遺毒子孫，千秋萬世，公論之謂何？中正之外，其誰信兄等與匪無私交耶？」白崇禧復電反駁：「職部僅兵十八九個團，而指定擔任之防線達千餘公里，實已超過職等負荷能力，孫子曰：『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備前則後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竭十八九個團全力，不足擋彭匪德懷狼奔豕突之勢也。鈞座手握百萬之衆，保持重點於新寧、東安，不趁其疲憊未及喘息之際，一舉而圍殲於寧遠、道縣之間，反遲遲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為壑耶？雖然職部龍虎、永安一戰，俘獲七千餘人（偽造的數字），以較鈞座竭全國賦稅資源，帶甲百萬，曠時數年，又曾殲敵幾許？但此不是與中央社同爭短長也，據中央社露布，

某日殲匪數千，某次押匪盈萬。試加統計：朱毛應無孑遺，何以通過湘桂邊境尚不下二十萬衆，豈朱毛諳妖術，所謂撒豆成兵乎？職實惶惑難解。」蔣介石置之不復，只嚴飭向貴州尾追勿得稍縱。白崇禧遂派廖磊的第七軍在紅軍後衛董振堂五軍團的後方，保持兩日行程，徐徐跟進，沿途玩笑般地接受共軍的「有勞桂軍遠送」的標語表揚，而且到獨山都勻後，不再前進。蔣介石坐鎮貴陽，急電廖磊星夜兼程前進。廖則復稱：「容請示白副總司令允許，才能前進。」蔣介石嘆氣說：「這真是外國的軍隊了。」

二十五年六月一日，白崇禧和廣東陳濟棠打着「抗日救國軍」的旗號聯合出兵湖南，企圖爭奪南京政權，白崇禧任抗日救國軍第一軍團副總司令，陳任總司令。此舉因廣東空軍投奔蔣介石而於七日失敗。二十五日，國民政府任命白崇禧為浙江省主席，白了解其目的在將他調離廣西拒未接受。後經黃紹竑、程潛的調解，消除了白、蔣分歧，桂軍改編為第五路軍，以李、白為正副總指揮。

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全面對日抗戰展開，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呼籲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廣西首先響應。

二十六年八月二日，蔣介石電告白崇禧入南京共商抗戰大計。白崇禧與李宗仁、黃旭初、李品仙等人商量，眾人皆反對白崇禧入京，唯恐莫測。白崇禧回家與妻子馬佩璋商量，馬佩璋要他自己決定，遂決定應召入京。四日下午，白崇禧乘蔣介石派來迎接的

座機直飛南京。當晚蔣介石在軍官學校接見並設宴招待白崇禧。不久，被任命為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為總長）兼任軍訓部長，參與制訂抗戰計劃，提出了對日作戰指導原則：第一，戰爭指導方針。以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完整，爭取民族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義富強康樂之國家為目的，對日之凌辱一再忍讓，原望爭取時間，俾積極建設國防，充實軍備，增進國力。待和平絕望之時，舉全國力量對敵進行持久消耗戰。口號是：奮鬥到底，以求最後勝利。第二，備戰現期之指導大綱。對日戰事必須有充分之準備而行之。對日之挑畔，一本蔣介石委員長之指示「和平未至絕望，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作為基本國策，委曲求全，以求宕延戰爭爆發之時間，以便於備戰時期增進國力，整編國軍，整理交通通訊，開發資源發展軍需工業，實行征兵制度，策定整軍五年計劃。第三，軍事。整頓軍事教育，舉辦廬山軍官訓練團，提高軍隊素質，促進精誠團結，增進國軍戰力。備戰未完成以前，對敵之挑畔，務求限於地方性，以免爆發全面戰事。第四，政治。全力貫徹攘外必先安內之主張，先肅清國內之動亂，綏靖地方，安撫邊疆，然後一致攘外。第五，外交。向世界各國揭發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之陰謀，提醒英美之警覺，使全世界皆知日本是破壞集體安全之禍首，期借此獲得國際對我之同情與支援。第六，財政。穩定金融以利我戰事之進行，宣布法幣政策，對戰時所需之財力、物力、糧食、日用品

，以及軍需等物品，謀求自給自足。

淞滬抗戰時，白崇禛以副總參謀長身份到前線視察戰況。因馮玉祥不親臨前線指揮，他向蔣介石建議，把馮玉祥調離負責淞滬作戰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職，任馮玉祥為黃河以北、山東北部、河北等地新闢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即時採納。

淞滬戰役的南京保衛戰，白崇禛別有看法，因為他常到第一線視察，深知撤下來的部隊，殘破不齊，疲憊萬分，不足以禦強敵。故而心裡懷有一個想法，欲建議蔣介石宣布南京為不設防的城市。因為該地為孫中山陵寢之地，文化古蹟甚多，不忍燬於戰火。白崇禛的看法是不如屯重兵於城西西郊及西南郊，另一部屯浦口，監視南京，掩護徐州，機動擊敵。不料蔣介石宣布固守南京，並令白崇禛協助唐生智防守。白崇禛的這一想法遂未提出。結果南京戰而未守，唐生智棄城潛逃，釀成慘絕人寰的日寇南京大屠殺。

南京失守後，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在津浦鐵路南段作戰中不戰而走。

白崇禛向蔣介石建議：韓某屢次抗命，未戰即走，如不依法究辦，將何以鼓勵人心士氣。於是蔣介石召集何應欽、白崇禛、陳誠開會，決定捕辦韓復榘。隨後，白崇禛和侍從室主任錢大鈞隨蔣介石從武漢至開封部署捉拿韓復榘的軍事會議。河南省主席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聞蔣介石將至開封，特坐鎮開封部署保護措施，採取「舉烽火以戲諸侯」之方式，通知防空司令部發放警報，城內外居民聞警報紛紛躲避。然而未事先通

知機場高炮部隊，待白崇禛座機臨空時，高炮部隊以為敵機，紛紛發射。白崇禛憤然，俟降落機場，劉峙驚恐萬狀，求白勿告蔣介石。白崇禛說：「幸而高射炮兵訓練不精，不然命中機身矣。若命中，不能向委員長報告，既未命中，我無報告之必要。」二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韓復榘在武漢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並即執行。

### 台兒莊大捷翊贊有功

二十八年春，白崇禛以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身分，隨蔣介石飛赴徐州視察，北上台兒莊巡視。蔣當日返武漢，留下白崇禛協助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作戰。留徐州期間，白崇禛常輕車簡從，代表蔣介石赴前線慰問，聽取敵情。台兒莊戰火燃起，白崇禛曾多次親臨孫連仲兵團總部，親自指揮池峯城師，堅守台兒莊核心陣地，另以湯恩伯兵團的五十二軍關麟徵部，側擊合圍日軍，使磯谷廉介、坂垣征四郎所率日軍遭嚴重打擊，幾乎全遭殲滅，締造了威震中外的台兒莊大捷。

七月，李宗仁患牙病請病假，蔣介石命白崇禛代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佈署武漢保衛戰。國軍以五十軍的兵力對付十個師團的日軍及日海軍戰船一百餘艘。這是抗戰中最大的一次戰役。白崇禛在長江北岸指揮二十三個軍，七月十七日他馳赴商城設立指揮所，十八日分別下達命令，採取下列步驟：

(一) 徐源泉部占領合肥以西地區作持久戰，得於緊迫時向霍山轉進與廖磊集團軍會合

(二) 廖磊集團軍守備大別山東側各隘口，並與徐源泉保持聯繫。(三) 孫連仲集團軍由鄂東的宋埠向豫南的商城轉進。(四) 李品仙、于學忠、張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別山南麓備戰，主力在原地整訓。十九日，白崇禛召集幕僚會議，確定第五戰區應在大別山和南北兩麓三個地區隘口阻敵竄入，或誘敵於對我有利地帶加以殲滅，以確保長江北岸。二十八日，白崇禛將指揮所移至鄂東的宋埠，以求與長江南岸的第九戰區取得更密切的聯繫。八月七日，白崇禛在浠水召開軍事會議。十六日，向各部隊發出作戰命令：(一) 軍隊區分：編為左翼軍(孫連仲)、中央軍(廖磊)、右翼軍(李品仙)三軍團。(二) 作戰任務：右翼以大別山南麓為根據地對長江北岸挺進之敵逐次側擊，預期消滅在右翼港灣錯雜之地區。中軍固守大別山東麓各要口阻敵竄入，並於大別山之游擊根據地屯糧屯彈，組訓民眾，建築工事，以期長期抵抗敵人。左翼逐漸誘敵西進，並集結兵力於葉家集、河口鎮以東地區擊破敵人。直轄部隊控制在浠水、宋埠附近，由白崇禛直接指揮。(三) 後勤設施：在商城、浠水分設機踏車，各部與長官以電訊聯絡；右翼軍團以長江為運糧主要補給線，沿江公路輔之；左翼軍以漢口、信陽間之鐵路以及豫南公路為主補給線，商城至漢口線輔之；中央軍團之補給，以及游擊部隊之糧餉以麻城為基地，再由基地運往大別山。十八日，黃梅之孔鎮被敵人攻陷，白崇禛調兵遣將，令各部二十六日起以小部兵力反擊當前之敵。由於各方面軍守地相繼部分失守，白崇禛於九月三日召集孫連仲、張自忠、

于學忠、馮治安等開會，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葉家集的北面地區，在葉家集結集兵力阻敵前進並機動打擊之。九月八日，廣濟戰況激烈，白崇禧以蕭之楚部、韋雲淞部夾擊敵後方，使守軍正面壓力減輕。九日敵攻陷廣濟、武穴，圍攻田家鎮要塞。白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個軍向敵側背反攻，激戰旬餘。十月下旬，白崇禧將指揮權交還李宗仁。保衛武漢作戰近五個月，大小戰役數十，傷敵陸軍五萬以上，擊沉敵艦過百，毀敵機百餘架。軍委會令十月二十五日放棄武漢。

國民政府由南京撤至重慶後，曾在武漢成立政治部及軍訓部，分別由陳誠、白崇禧擔任部長。二十八年十一月又成立桂林行營，派白崇禧任主任，負責指揮第三（顧祝同）、四（張發奎）、七（余漢謀）、九（薛岳）四個戰區的軍事，以維護重慶外圍。白氏提出第二期抗戰指導方針：採取消耗戰略，以持久戰為原則，陸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游擊部隊，擾襲敵人，發展總體戰、全面戰，使敵人偏促於點線。並抽調部隊輪流整訓，準備全面反攻。白崇禧相繼領導了南昌會戰、桂南會戰、三次長沙會戰，總結了敵軍戰術之優點和劣點。日戰術優點為：快——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硬——固守陣地，堅強不拔；銳——錐形突進，勇往直前，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測。劣點為：小——只能作小兵力之侵擾；短——只能為短時間之戰鬥；淺——只能作淺距離之進攻；虛——無預備兵力，敵後空虛。還制定了破敵戰術對策：以「穩定」制敵之「快速」；以「堅韌」克敵之「強硬」；以「伏兵

「破敵之「銳利」；以「嚴明」對敵之「秘密」。在具體作戰中，注意運用民衆力量開展實行「空室清野」和破壞道路。命將敵必經之路兩旁二十華里左右之民間牲畜、糧食，以及一切食品搬運一空，即磨粉舂米之工，具也無一遺留。凡敵軍可利用之道路徹底破壞，使敵戰車、汽車、炮車均不能通過。在湖北作戰時法國軍事顧問倍爾顏中將到前方視察，返回衡陽時，見野炮、重炮棄置不用，甚表驚異，當面問白崇禧。白崇禧說：「

敵重炮、野炮多我十倍以上，我若不破壞道路，敵重兵器即可長驅南下，我若以一對十，損害殊大。今破壞鐵路後，雙方僅能使用山炮，我山炮雖不及敵多，但殺傷力小，損害即可減輕。」又說：「法國為近代裝備之國家，戰車、汽車多，此非有良好道路不可。我以劣勢之裝備對優勢裝備之敵，不得已使用破路、清野方法，然於歐洲戰場絕不適用此法。」法顧問頗以為然，記於日記之中。（未完待續）

聖文  
叢書

# 民國奇才交往錄

陳頤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要目有：幽默大師林語堂、梁啟超的感情世界、徐志摩與林長民、八閩奇才辜鴻銘、海軍奇才嚴復、譚壇怪傑林琴南、詩壇奇才陳石遺、憶先師陳寶琛、懷戴傳賢老師、劉以芬老師的風範、中國之友伊芳廷、十硯老人黃任、蘇友仁志行高潔、憶戴仲玉兄、福建協和大學滄桑、江山任遨遊等篇，王成聖教授作序，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優待中外雜誌訂戶祇收壹佰叁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